

# 目 录

## 序 言

未曾发生的历史：关于过去的“混沌”理论

    尼尔·弗格森…………… (1)

## 第一章 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

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与议会开战，将会怎样？

    约翰·亚当森…………… (1)

## 第二章 英国的美国：

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将会怎样？

    J. C. D. 克拉克…………… (36)

## 第三章 英国的爱尔兰：

如果地区自治议案于 1912 年得到实施，情况会有什么改变？

    阿尔文·杰克逊…………… (87)

## 第四章 德国皇帝的欧洲联盟：

假如 1914 年 8 月，英国“袖手旁观”的话，将会怎样？

    尼尔·弗格森…………… (140)

## 第五章 希特勒的英国：

假如德国在 1940 年 5 月入侵英国，将会怎样？

    安德鲁·罗伯茨、尼尔·弗格森…………… (195)

## 第六章 纳粹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将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	(238)
第七章 斯大林的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将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	(266)
第八章 “肯尼迪王朝”的继续： 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将会怎样？	
黛安·孔兹.....	(286)
第九章 没有戈尔巴乔夫的 1989 年： 假如共产主义没有崩溃，将会怎样？	
马克·阿尔蒙德.....	(311)
后记： 未曾发生的历史，1646~1996 年	
尼尔·弗格森.....	(336)

# 序 言

## 未曾发生的历史：关于过去的“混沌”理论

尼尔·弗格森<sup>①</sup>

假如英国没有发生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将会怎样？假如美国没有爆发独立战争，将会怎样？假如爱尔兰从未被分离出去，将会怎样？假如英国未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入侵英国，将会怎样？假如他打败苏联，将会怎样？假如苏联人赢得冷战，将会怎样？假如肯尼迪还活着，将会怎样？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将会怎样？

这类假设或“反事实”问题会遭到观点明确的反诘：何必如此提问？何必关心未曾发生之事？这种观点认为，正如无谓的后悔毫无益处一样，想象本可以如何避免问题也无甚意义（杞人忧天则更无必要）。

对这种反诘的回答之一是这类“反事实”思考在我们的日常

---

<sup>①</sup>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现代历史研究员、导师。新近出版有《纸与铁：1897~1927年通货膨胀时期的汉堡商业和德国政治》(1995年)，被列入《今日历史》年鉴奖候选书目。撰写大量有关19和20世纪金融史的文章，最近正撰写罗思柴尔德家族史。

生活中经常出现。假如我没有超速或者未曾贪杯,将会怎样?假如我从未邂逅如今的妻子或丈夫,将会怎样?假如我押中了获胜的马,将会怎样?我们似乎无法抵御对别的可能性的想象:假如我们怎样或不曾怎样,又会如何呢?……我们想象自己避免了过失,或者未能侥幸避免错误。这未必只是异想天开。当然,我们完全明白,时光不可能倒流,过去的行为无法改变。但是,这类对非事实的想象却是我们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对未来的决断通常建立在对别的可能行为的潜在结果的估量上,因此把我们得到的实际结果与我们或许可能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并非没有意义。

好莱坞一向乐于利用我们对语法学家所谓的假设条件的热衷(“没有 X,就不可能有 Y”)。在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生活很美妙》(It's a Wonderful Life)中,吉米·斯图亚特的守护神在他行将自杀之时阻止了他,使他明白若非因为他的出现,这个世界本该多么不幸,至少他的故乡本会多么凄惨。《佩吉·休出嫁了》(Peggy Sue Got Married)围绕着凯思林·特纳人到中年后对多年前择夫的追悔展开;而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迈克尔·福克斯倒退回过去,毫不知情地从他未来的父亲那里把他未来的母亲引诱走,差点儿因此阻止了母亲怀上他。在克里斯托弗·里夫斯(Christopher Reeves)主演的《超人》中,主人公的女友死于地震,他便颠倒时间,把她从他和观众都亲眼看见的“未来”灾难中救了出来。科幻作家们也反复做着同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姆<sup>①</sup>的《盲目搜寻》(Random Quest)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发射到了一个没有第二

---

<sup>①</sup> John Wyndham (1903~1969), 本名 J·哈里斯, 英国科幻小说家。——译注

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原子弹的并行地球,发现他的另一个自我是个女里女气、虐待妻子的小说家。在一则相似的故事中,雷·布雷德伯里<sup>①</sup>想象整个世界微妙地、却也是深刻地被一个不小心踩住一只史前蝴蝶的时间旅游者改变了。

当然,好莱坞和科幻作品并不擅长以理服人。但是同样的想法也吸引了著名作家的注意力。罗伯特·穆西尔<sup>②</sup>在其德语杰作《没有个性的人》(Man without Qualities)中,用长篇大论描述了我们对于反事实进行思考的倾向:

假如存在现实感——谁也不会怀疑它的确存在——那么定然也存在虚拟感。任何持有虚拟感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如此种种已经出现、将要出现或必将出现。他会发挥其想象说:某某事情可能、应该或者将要出现。如果他得知了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就会想:唔,事情也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因此,虚拟感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进行“也很有可能”式思考,对于发生了和没有发生的事情平等相待的能力……(因为)虚拟的东西……涵盖了未曾实现的天意。虚拟的经历或虚拟的事情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经历或现实的事情减去“真实”这个值;……在热衷于虚拟感的人看来,它完完全全是神圣的,具有一种热情高尚的品质,蕴涵着建设性意愿和一种有意识的乌托邦思想,它不会受现实的打击,而是正相反,会把现实当作……一种虚构。

---

① Ray Bradbury (1920~),美国当代科幻小说作家。——译注

② Robert Musil (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译注

然而,正如穆西尔提到的,往往存在许多对这种虚拟感深表怀疑之人: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脾性的后果是)往往使别人钦佩的事物显得不正确或者使别人禁止的事物显得可行,或者使这两者都显得无关紧要。据说,那些信奉虚拟感的人生活在一张精巧的网中,一张充满想象、幻想和虚拟的朦胧网。孩子要是表露出这种癖好,就会被强迫着改掉它,人们告诉他们持有这种癖好的人是些怪人、幻想家、白痴、无所不知者、多事者和吹毛求疵者。有时,人们如果需要赞美这些可怜的傻瓜,就把他们称为理想主义者。<sup>①</sup>

此外,据说这段话相当精辟地总结了数代史学家的态度;E·H·卡尔<sup>②</sup>用轻蔑的措辞说,“反事实”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客厅游戏”,一种“闲扯”。<sup>③</sup>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历史只有一种方式,“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沉思于“可能出现的事情”

---

① 罗伯特·穆西尔,《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Eithne Wilkins 和 Ernst Kaiser 译(伦敦,1983),第 12 页。

② E. H. Carr (1892~1982),英国政治学家,史学家,专攻现代俄国历史。——译注

③ 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二版,伦敦,1987)。

不仅意味着你认同“坏国王约翰”<sup>①</sup>或“克娄巴特拉的鼻子”<sup>②</sup>派的历史理论,而且意味着你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许多人都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结果中直接或间接地遭受痛苦……他们渴望表达他们对之的反抗;这使得他们在阅读历史时,让自己的想象驰骋在一切可能出现的、令人比较愿意接受的结果中……这是纯属感情的、非历史的反应……对一个在历史事件中不走运、并非一帆风顺的群体或民族来说,强调机遇和偶然性的作用的理论很容易盛行。成绩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认为考试成绩好坏全凭运气……但历史是……人们所做过的事情的记录,而不是人们未能做到的事情的记录……史学家关心的是有结果的事情。<sup>③</sup>

这种对反事实观点的敌视已经非常惊人地在职业史学家当中广泛传开。更有甚者,E·P·汤普森<sup>④</sup>把“反事实著作”视为

---

① The Bad King John,可能指失土王(Lackland John);(1167~1216),1199~1216年任英国国王——译注;与法国战,丧失大片在法领土,1215年被迫签署大宪章。

② 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鼻子,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貌美,先为恺撒情妇,后与安东尼结婚。17世纪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说过:“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短一些的话,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会改观。”意指由她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也许不会发生。——译注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44,90,96,105页。

④ E. P. Thompson(1924~1993),英国史学家。——译注

只不过是“伪史学(原文为德语),非历史的废物”<sup>①</sup>而已。

诚然,并非所有史学家都把自己称为“决定论者”,即便这个称呼只具备卡尔和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之的宽松定义。一些人认为一切事情都是预先注定,必然发生,另一些人则认为事物之间只是多少有些因果关联,这两种看法区别很大。相信线性的因果链或者因果流,认为一切事件都是其“命定”前提的惟一可能结果的人中,有些人并不赞同19世纪决定论者的看法,后者相信这种因果链具有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味深长的指向。宗教历史学家同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有着相当深刻的区别:宗教历史学家把神的作用看成历史事件根本的(不过未必是惟一的)原因;唯物主义者用类同于或者派生于自然科学术语(例如普遍法则)的解释理解历史;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史学家通过想象将过去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然而,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超越了这一切分歧的共识:这三种思想流派都认为“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纯属一派胡言。

尽管是卡尔、汤普森之流垂青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老对手,但贝尼德托·克罗齐<sup>②</sup>对反事实问题的“荒谬性”的攻击却是毫不含糊的:

对一个事实进行判断时,这个事实应当被实事求是地对待,不应当被加以别的想象……为了把不合时宜的

---

<sup>①</sup> E·P·汤普森,“理论的贫瘠”,《理论的贫瘠和其他论文》(伦敦,1987),第300页。

<sup>②</sup>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文艺批评家。新黑格尔主义者、意大利自由党领袖(1943~1952),创立“精神哲学”体系,强调精神是惟一的实在,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学》。——译注

假想“条件”排除在历史之外，历史的必然性一定要被不断加以重申……该被禁止的……是反历史的和不合逻辑的“假如”。这样一个“假如”把历史过程武断地分成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在此“假如”招牌下，一件事件被划入必然，另一件事件被划入偶然，人们在内心将归为偶然的事件排除掉，以便发现第一种事件（如果没有受到第二种事件干扰的话）将如何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这是一种我们大家在走神或无聊时都会玩的游戏，我们沉思自己的生活，想象假如没有碰到某个人，生活将会有何不同……在这些沉思冥想中，我们愉快地想象自己是一个必然的、稳定的因素，从不考虑我们在做此冥想时已经因为的确碰到了这个人而具备了一切现有的经历、遗憾和幻想……因为如果我们充分探究这个现实，游戏很快就玩不下去了……我们如果企图在历史领域玩这类根本不合时宜的游戏，得出的结论将是荒谬不堪，站不住脚的。<sup>①</sup>

对反事实主义最猛烈的抨击者当属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sup>②</sup>。按照奥克肖特的观点，当史学家“用唯心主义实验的方式，像考虑确凿无误的史实一样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时，他就脱离了“历史思维的思路”：

假如圣保罗在朋友们还没有把他从大马士革的城

---

① 贝尼德托·克罗齐，“历史中的‘必然性’”，《哲学、诗歌、历史：论文选集》Cecil Sprigge 译（伦敦/纽约/多伦多，1986）第 557 页起。

② Michael Oakeshott（?~）英国当代哲学家。——译注

墙上放下来时就被抓住并杀害的话,也许基督教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中心了。因此,基督教的传播可以归功于圣保罗的逃跑……不过事件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对待,它们就不再是历史事件了。这种思路的结果导致的不仅仅是糟糕的历史或令人怀疑的历史,它完全就是对历史的背弃……对必然和偶然事件的划分根本不属于历史思想;它是科学对历史世界的野蛮介入。

奥克肖特继续道:

历史学提的问题向来不会是“什么必定会发生”或“什么可能会发生”,只有那些证据证明发生的事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如果美洲殖民地的问题在乔治三世成为英王之时出现,也许战争根本不会爆发,但假如因此断言乔治三世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改变事件的“自然”顺序的奇特机会,就是在为了娱乐效果而放弃历史学的价值……谁也不会要求史学家思考那些假如情况变化就可能发生的事情。<sup>①</sup>

用奥克肖特的话来说,对事件的其他可能过程的想象是“一则纯粹的神话,一种放肆的想象”。这想必是他与卡尔及汤普森难得的一次苟同。

这些出自不同个体的富于敌意的看法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我在本文开头列举的反事实问题得到的回答大多来自小说作家而非史学家。例如,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新近

<sup>①</sup> 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剑桥,1933),128~145页。

出版的一部侦探长篇小说《祖国》(Fatherland)想象了纳粹取得胜利后 20 年的欧洲。<sup>①</sup> 这类书对反事实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不过这部小说在叙述上遵循恐怖作品的固有模式,其虚构性不言而喻;因此它提供的历史背景缺乏可信度。纳粹的胜利在作者笔下并不是一场距实现仅一步之遥、由于成百万人的牺牲才得以避免的巨大灾难——它纯粹成了一则供人们在候车室阅读的好故事中的令人激动的背景。其他许多虚构作品都具有这种反事实历史的意味:金斯利·艾米斯<sup>②</sup>的《改变》(Alteration)假设英国宗教改革并未发生,当为又一则范例。<sup>③</sup> 然而小说涉史终究不及“未来学”著作,伦敦图书馆非常礼貌地把后者归类为“想象的历史”。未来学家们提出猜想,估计我们面对的各种可能性中有哪些将来会实现,而通常他们把自己的论断建立在推测以往走向的基础之上。不过,这些看法的准确性与根据占星术和算命扑克牌做出的预测相比也许高明不了多少。

然而,也有严肃史学家敢于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sup>④</sup>就常常对某段历史发展的细微之处非常着迷,并偶尔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撰写文章。他假设 733 年查理·马特<sup>⑤</sup>并没能战胜阿拉伯人导致的结局的短文,便是一则范例:

---

① 罗伯特·哈里斯,《祖国》(伦敦,1992)。

② Kingsley Amis (1922~1995),英国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译注

③ 金斯利·艾米斯,《改变》(伦敦,1976)。

④ E.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⑤ Charles Martel (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和统治者,732 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拉伯人,继而臣服勃艮第,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译注

从直布罗陀礁到卢瓦尔河岸<sup>①</sup>，胜利的行军路线增加了 1000 英里；走两次这样的距离足以把阿拉伯人带到波兰边界和苏格兰高地；同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相比，莱茵河的运输条件要好得多，阿拉伯舰队可能不经什么海战便驶进了泰晤士河口。如果真是那样，或许如今牛津大学教授的应当是《古兰经》，其讲坛也许会被用来对一个行过割礼的民族示范穆罕默德启示的圣洁和真理。<sup>②</sup>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则讽刺，一个拿教过他丁点儿东西的大学的吉本式笑话。抱负更大的要属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埃<sup>③</sup>，其《编年史》(Uchronie) (恰好出版于吉本的《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第一卷问世 100 年之后)完全是一部“有关未曾发生、却很有可能出现的欧洲文明发展的杜撰历史作品”。勒努维埃把自己描述成“斯维登堡<sup>④</sup>式的历史学家——一个梦想过去的幻想家”，认为自己的书是“事实和想象的混合物”。《编年史》的内容是被其后裔传下来并做了补充的一位 17 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作品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的不无

① 位于法国。——译注

②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伦敦，1994 版)第五卷，第 445 页。

③ 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

④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哲学家，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其通灵幻象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成为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著有《天国的奥秘》、《新耶路撒冷》等。——译注

相同之处。由于在马可·奥勒利乌斯<sup>①</sup>王朝统治末期出现了细微变化,基督教未能在西方确立地位。它只是在东方扎了根,使西方额外经历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作为结果,在本质上世俗的欧洲,基督教只是众多被允许存在的宗教之一。正如勒努维埃的自由化的同情心所期望的,作品分明对基督教构成了有力的一击。

勒努维埃的《编年史》第二版印行六年之后的1907年,极富文采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史学家特里维廉<sup>②</sup>(根据《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题为《如果拿破仑赢得滑铁卢战役》的文章。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的观点令人沮丧而非鼓舞人心。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胜利后统治欧洲,英国人就将始终难以摆脱“暴政和蒙昧主义的老路”。一场由拜伦领导的革命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逐到遥远的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旧制度<sup>③</sup>及民主自由的敌人”拿破仑最终死于1836年。简而言之,若非滑铁卢之役,就不会有辉格党的历史。<sup>④</sup>

尽管有特里维廉为例,但这仍然不是许多严肃的史学家愿意发展的一种研究类型。25年后,当斯奎尔<sup>⑤</sup>把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汇编成册时,他的11位撰稿人主要还是由小说家和新闻记

---

① Marcus Ar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新各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对外经年用兵,对内迫害基督徒,著有《自省录》,死于军中。——译注

② G. M.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译注

③ 指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译注

④ G·M·特里维廉,“假如拿破仑赢得滑铁卢战役”,《克利俄,一位缪斯及其它论文》(伦敦,1930),第124~135页。

⑤ J. C. Squire (1882~1958),英国杂志出版家、剧作家和著名诗人。——译注

者组成的杂牌军。<sup>①</sup> 斯奎尔的《假如不是这样》的整个格调就是自贬的，副标题甚至就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奎尔一开篇即招认，他的这些撰稿人并非人人都“在相同的现实基础上写作。其中一些作品中讽刺玩笑占较大比重”；他们有些想法简直异想天开，令斯奎尔不由得赞同约翰逊的看法：“人无须在墓志铭中指天发誓”。不幸的是，斯奎尔自己写的引言差不多就是一篇墓志铭。他怯懦地总结道，反事实历史“用处不大，无人知晓”。无怪乎此书迅速湮灭无闻。

斯奎尔的这本书果真令一代人否定了反事实历史吗？当然，对于何以有如此之多史学家把“反事实”视为客厅游戏，该书中有某些撰稿人帮助解释了个中缘由。例如，菲利普·格达拉(Philip Guedalla)的《假如摩尔人在西班牙取胜》，就是建立在1491年西班牙在兰哈龙(Lanjaron)遭到惨败的反事实基础之上的。文章任由格拉纳达埃米尔王国<sup>②</sup>成为阿拉伯领导的文艺复兴的中心和18世纪的帝国。(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中，迪斯累里<sup>③</sup>最后成了格拉纳达的大臣。)更奇特的文章要属G·K·切斯特顿<sup>④</sup>的《假如奥地利的堂·约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私生子兄弟)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此文讲述一则反基督教改革的传奇：这对王室夫妇联手扼杀了苏格兰的加尔文教派，继承了

---

① J·C·斯奎尔(编)，《假如不是这样：堕入想象的历史》(伦敦/纽约/多伦多，1932)。

② 格拉纳达埃米尔王国，中世纪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格拉纳达(Granada)建立的封建国家。1492年被西班牙攻占。——译注

③ B. 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两次出任首相。——译注

④ G. K. 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以写布朗神父的侦探系列小说最为著名。——译注

英国王位,无限期地推迟了基督教改革。费希尔<sup>①</sup>的《假如拿破仑逃往美洲》则想象波拿巴穿越大西洋(而不是投身于柏勒罗丰<sup>②</sup>的事业),为把拉丁美洲从教皇制度和君主政体下解放出来而加入玻利瓦尔军队。哈罗德·尼科尔森<sup>③</sup>跟着也提出《假如拜伦<sup>④</sup>成为希腊国王》的想象。此文写的是,1824年拜伦在迈索隆吉翁<sup>⑤</sup>罹患致命高烧,却死里逃生,最终很不协调地成为惧内且日益糊涂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830~1854)。(尼科尔森典型地将拜伦最为不朽的成就想象为:“把乱七八糟的东西从雅典卫城的顶峰挪走,代之以纽斯特德大修道院的精美绝伦的复制品。”)米尔顿·沃尔德曼(Milton Waldman)的《假如布思<sup>⑥</sup>没有击中林肯》是一篇较少轻浮意味之作。文章把林肯刻画成一个年迈的“受挫的独裁者”,因为一项既没使南方也没使北方满意的宽厚的和平解决方案而失信于民,与国会中充满复仇心理的同党不和,为最后一次注定要失败的竞选活动耗尽心机,终于在1867年任期届满。至于斯奎尔自己写的那篇《假如培根果真是莎士比亚的代笔人一事于1930年被发现》,可以说它足以在当时的《笨拙》周刊<sup>⑦</sup>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后者费尽心机地炮制

---

① H. A. L. Fisher (1865~1940),英国史学家、教育家。——译注

② 柏勒洛丰(Bellerophon),希腊神话中射死喷火怪物喀迈拉的英雄。——译注

③ Harold Nicolson (1886~1968),英国外交官,发表很多政治文章和神秘小说。——译注

④ G. G. Byron (1788~1824),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曾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病逝于希腊。——译注

⑤ Missolonghi,希腊地名。拜伦病逝于此。

⑥ J. W. Booth (1839~1865),刺杀林肯总统的美国刺客。——译注

⑦ 《笨拙》周刊(Punch),英国幽默插画杂志。——译注

的高潮会正好相反,倒是莎士比亚是培根的代笔人)。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对“1930年6月31日”《时报》的讽刺翻版也同样荒诞不经,它声称把一次成功的总罢工的日期填迟了。

公允而论,并非所有“假如”都缺乏历史价值。安德烈·莫洛亚<sup>①</sup>写的文章想象法国革命没有发生,其原因不乏可信性:由杜尔哥<sup>②</sup>领导的一次财政改革获得了彻底的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它得到王室的大力相助,而且也是1774年最高法院最终失败和巴黎警察改组的结果。丘吉尔也就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获胜提出了同样有趣的问题,他假定南部联邦在葛底斯堡取得了胜利。埃米尔·路德维希<sup>③</sup>则提出(根据当时流行的看法),假如德皇腓特烈三世没有死于1888年(登基仅仅99天之后),德国政治发展进程可能会采取更加自由的方式。不过,即使在较好的论述“假如”的文章中,作者受到的当代政治或宗教的影响都显而易见。例如,他们很少向我们谈及19世纪的可能性,却较多地提及20世纪30年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因而,莫洛亚想象,法国的永久安全是由英美联合王国保证的(英国在独立战争中战胜了美国);丘吉尔也鼓吹同样的大西洋两岸的联合(英国已经设法使美国南方与战败了的联邦政府和解);路德维希则为英德错过的联盟机会而唱起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挽歌(他认为腓特烈在世时间延长一些就能促成此事)。换句话说,这些作者并非用清醒的客观态度探讨过去的事件,尽量不受已知的后来结果的影响,而是集中注意力于当代热烈争论的问题:

---

① André Maurois (1885~1967), 法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译注

② 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曾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译注

③ Emil Ludwig (1881~1948), 德国通俗传记作家。——译注

怎样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说到底，这类讨论的结果都是回首往事，想入非非。有趣的是，只有希莱尔·贝洛克<sup>①</sup>想象了一个不及史实的反事实结果。像莫洛亚一样，贝洛克想象法国革命并未发生，不过在这个假设中，作为强国的法国衰落速度加快了。它任由神圣罗马帝国逐渐扩展为欧洲联盟，“扩展范围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从柯尼斯堡<sup>②</sup>到奥斯坦德<sup>③</sup>”。因而，当1914年战争因这个大德意志而爆发的时候，失败的是英国，它以成为“欧洲联邦的一个省”告终。

新近出版的一部名为《假如我曾经是》(If I Had Been)的反事实文集也存在同样的缺点。<sup>④</sup>其中两位撰文者假设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发生(一位自充谢尔本<sup>⑤</sup>，另一位自称本杰明·富兰克林<sup>⑥</sup>)，另一位(假设自己是胡亚雷斯<sup>⑦</sup>)写怎样通过赦免墨西哥的马克西米连<sup>⑧</sup>皇帝而避免1867年的墨西哥内战，还有一位(自称梯也尔<sup>⑨</sup>)假设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没有发生。

---

① Hilaire Belloc (1870~1953)，法裔英国诗人和作家。——译注

② Königsberg，加里宁格勒。——译注

③ Ostend，比利时一地名。——译注

④ D·斯诺曼(编)，《假如我曾经是……10个历史幻想》(伦敦，1979)。

⑤ Earl of Shelburne (1737~1805)，英国政治家，首相(1782~1783)。——译注

⑥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译注

⑦ Juárez (1806~1872)，墨西哥民族英雄、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实行了内政改革，领导抗击拿破仑三世入侵，推翻傀儡帝制。——译注

⑧ Maximilian (1832~1867)，拿破仑扶持的墨西哥傀儡帝国皇帝。——译注

⑨ L. A. Thiers (1797~1877)，法国政治家、史学家。屡任大臣和总理。——译注